安正忘筌集

安正忘筌集卷下

宋浦城潘　植子醇著
明新安吳允清肇一校

易圖

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謂吾有身今吾無身吾有何患無身者復於大象之無形所謂易無體也淵明不獲其身之旨於艮見之身艮一也有向背之異耳向明爲身背明爲艮向明則動而身斯顯故有爲則有身背明則止而身斯泯故無爲則無身有身之身

由逐境故隨起而隨滅無身之身由復本故萬古而常存蓋向境則旁行以適變背境則正位而體常故曰艮其止止其所也又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夫謂之眞君則固應有位有位則固應有所背從古則然非人有以處之也自然而已故無定所之可指特名義未立之初已兆是於河洛之圖書是謂成位乎其中而本位本所之身心皆本來者人狃於所見以其所見者認以爲常不復體認其本來者徙認今之身心而安於隨事物以止之偏位知道者審其

如是以正位周徧。不可直指。於是特戒於止。非其所思出其位。止非其所。乃有定所之可知。思出其位。乃有定位之可名。則凡有定所定位。皆一曲也。繫於一曲。乃有自私之身心。於是擾擾萬緒起。且轉徙於出没之途。由有偏重之私心。卽繫於偏位而有我。旣有我矣。雖世之所謂甚善者。皆不善也。有我之原。皆自人心初因偏重而出。不知並作則觀復以體及身之艮。遂至迷復而執此身。乃與眞體隔。取而麗着以至我繫彼所彼留我室。向之虛室。今已茅塞而不得主。

既易其位迷不知所歸眉睫之際彼我遂分有我則勞思厭其生乃至釋有以趨無物之所離世異俗以規苟免終不能適殊不悟有身之爲患由止非其所之爲累也正位居體則身藏而體妙身藏則見大體是爲大象與太虛等列子曰易無形埒經曰神無方而易無體蓋無埒則無形無方則無體凡麗一曲皆是有方凡涉有方皆由有埒兩端無繫賢愚兼忘即居正位而無方無體無埒無形故易之妙旨無取無繫而得藏身之道者也神猶火也爇諸木石是本

位本所即是本體故偏體皆是且無旨焚之患是謂君火明之本也變乃成離其麗諸有如傳於薪其藏諸無如宿於灰灰既有定體實所必資人事以處之則處之無由得所也空有析而爲二矣雖明者重光奠麗則必常麗於正位而體亦從而不貳聖人於剝則順止而觀象見象則身安於所歸而忘身雖剝膚何畏而大耋亦不足嗟矣以得其所止復本而休息其應感而出斯不迷復而眞體常混故剝極而碩果出生乾之實剝盡而見盡有天循有照而成性其存所

謂見乃謂之象於是向之五陰能爲吾患者今反如
貫魚之宮人以承其寵而又聲色臭味之品皆所輔
吾之和而養吾之性此獲果得輿之效也宮人象貫
魚言有次序如逆旅之妾惡者貴而美者賤乃反黜
其美猶是避溼非順常理而無繫也聖人動也無妄
一任常理之自然夫人品高下天所爲也吾何易焉
自平足矣若以惡者居上美者處下彼既易位我豈
能止不止則不安惟危之心也夫易所居而安者也
安於其止止則無我創置則心爲不平故不止不止

則有我大象包括無外爲萬象之帝莫非我之眞體處彼非其所卽是處我非其所故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恭彼不得所我亦不能自止也如是必使愚智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在我者斯止得所而和平矣止則無我在寤爲無思在寐爲無夢不可知也知則已判乎夢與思離而二於眞體矣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所以神窮而合於無莫知神之爲無而無之爲神爲不貳矣乃能化出萬有而變化自如故止乎其所不能知知則至矣達者惟審夫旣止其所

則是已復正位此時皆無所繫昧者乃以偏位倏起之變體認爲眞我不復察夫有貴於已者於是遂加脩爲苦心勞神擇位以處而愈不能適殊不悟眞體自然不假人事一任至理無施不妥學者不見大全因爲此圖以明有我之機庶幾可指諸掌

黃中

智慮外通所見者在彼故知人者智黃中中通所觀者自性故自知者明所見者在彼體亦從而與之旁行所觀者自性體亦從而居於正位謂之黃者土之

眞精含萬物而化光者也精神大全內外景備於火爲君而炎之本是爲地道之炎故其色黃麗乎外則爲黃離以變乾爲離來自外而外照歸其明復爲黃中以地道之炎根於中而內照黃中內照自見而非見彼無所蔽而洞徹無礙是謂清明在躬以之察理則觸類而長六通四闢萬理盡解而無所不通中旣朗徹不疑所行故神德行之所詣是以眞體常居正位故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而與太易融而爲一矣坤歸藏者也正位居體身斯藏焉如龍蛇之蟄矣

故正位居體則體妙偏位居體則體變正位自乾坤未成列天地未定位而所謂神帝者巳居焉涉千變萬化而正位則一定而不易者也是中宮之虛位眞君眞宰之所歸宿而爲妙體妙用者也必於坤六五明之者本中氣之精於精神爲大全中正之至者也推此故五行之土五色之黃五聲之宮五味之甘凡此類所以各尊於其類者由眞君之正位以類而旁通故也黃中通理以達其本聖人之所以造上達也正位居體所以歸其宗聖人所以未始出吾宗也雖

然非偏不足以成正非變不足以體常然則正位其定居偏位其旁行知正之爲常而有歸知偏之爲應而能反則出入無不可而均爲無妄矣偏位隨所變而有不可既也私見取焉所取之物得以入而役我則體亦變矣是不得主乃爲物役而以妄爲常也蠢蠢者舉皆累此非真一之不迷復者也然則偏位乃旁行之次可經而不可處經焉以酬酢萬變而成正位無爲之功惟其可經而不可處此常久之象所以取諸雷風以成立不易方之正盖天位乎上地位乎

下水陷於坎火麗於離山止澤聚皆有定體唯雷震之疾風行之迅經物而不留定體則休息於無方之方聖人所以於立不易方取象雷風而謂之常焉夫大方無隅神帝之舍長子同德不遷偏位以其一也雷風皆動則有止則無有鼓舞之神功無麗着之實體震爲長子巽其合德者也長子傳正幹蠱而克家其運如此斯爲妙用所過着化故能旁行而不流所存者神故與妙體而爲一以會於神明之舍矣夫神明之舍專無神明不容留物物其所治非治我者豈

容其入而留於神明之舍哉。物所以得而入者，蓋有以招之也。由不自見而見彼，乃有取焉。惟見彼則我留彼，所不自見則彼留我室。室之虛則無所不燭，物旣留則無所不昧。虛則專毓神明，實則專塡事物。事物爲主則我反爲役，向之至貴者已杳隔，而區區者化爲奴隸而罔覺，可勝惜哉。非特常人如此，雖甚聰明者亦有此患。不自立正位而爲大丈夫，乃甘與物役，熱燋火而寒凝冰，爲孰使之。殊不悟其見彼而彼得以入，神明不毓而明者已昧。夫歸其明以熄見而

爲黃中之學閒不用則茅塞其心神明豈來舍哉故入道在熄見熄見則不見彼不見彼則自見故利用出入皆鑑知豈取物而反以物易已爲其所役哉孟子所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以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也正位神明之舍至聖之大寶是謂皇極尊以御物莫不賓服是以物不能易夫是之謂大丈夫豈倒置失位而不得主罔於或使乃反不悟而以客氣爲剛勇哉

聖人之學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皆足以顯道故黃中通理而無所不通是以物格而知止理窮而性盡而所謂正位居體者無一物不足以見焉如龜之負圖則坎一離九震三兌七乾六巽四坤二艮八其數皆相合而成十獨虛中宮之五爲妙體以起妙用藏一而用八卦焉故八卦成列象在其中蓍應天地之數而止於其用四十有九乃虛五以位眞君虛一以當眞宰其數之備見於洛書出數之五與一居中虛之位而以大方體之爲天下同歸之所反本者於是乎

休息歛萬爲一不見有餘體混而已散一爲萬不見不足體分而已誠以虛而無際故無所不包亦無所不貸及其用也皆居中者不用而寓諸庸乃判於一而致用此其所以獨神也著龜洛書之數皆天五冲氣居中而眞一用之以與神遇至於手之捉足之行口之言形之動凡此皆於用處有中以默契乎神而其機適相會也移之於解牛承蜩之類凡技之精者率皆用此況知道者乎爲百姓者特日用而不知耳眞一之用皆用地道之光離明固以此寓之於目自

目視之餘凡所以默辨而動契其機者無非內景之清明者從而致用此中宮之虛明所以爲至而天子之光所以在於皇極也沖氣在中故土居中宮而戊巳屬土坤以類行位亦在五行之中故坤屬土其位在未爲中央故其季辰戌丑未皆屬土其眞精則位中宮之虛位以命萬物故無一物不虛是焉如兩端則虛中四端則虛信其數一二三四而成十則虛五其時春夏秋冬而成歲則虛中央土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無中宮虛位名義未立超出形數眞君眞

孳於此乎運造化者也自兩儀之序言之則此當三自四象之序言之則此當五蓋由太極含三大衍徐五皆謂冲氣也天地設位於上下而冲和之氣居中而爲人故人實擅此是以三謂之參五謂之伍三則以人參之故爲參五則以人伍之故爲伍天地之性人爲貴立其擅此所以能變化成萬物也虛所以用物故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以至若動若植若顯若幽莫不虛中宮之位以無爲而虛一以致用也虛不可以測

度故正位居體所以爲藏密謂復本也正位居體則其體與大虛等故其利用出入皆不外乎太虛之室而未嘗有我否則麗於有方眉睫之際彼我分矣

正旁

學易之要正位居體而已唯正位居體者爲能旁行不流故貞一日應萬變而未嘗離乎中虛之位也然正位無定位之可指自有皇極之會歸而言之則宜指曰正位旁行亦無旁之可別自有理事之束役而言之則宜指曰旁行正位一而已至聖之大寶也利

其正而求歸焉則偏矣偏則有方是以安覺君子雖悟其偏而反焉知反足矣自然止其所是謂成位無事察察然省其為正也正與偏俱不可廢也特以正為常則衆皆常矣夫物有所緼發而見乎外則為甚美之華人有所緼發而見乎外則為甚美之行唐棣之華物之有所緼發而見乎外者人之美行由是也然正以平故止偏以側故行既偏矣雖美必知反焉斯不失歸藏之密者室則藏密之所也是謂正位學易者首當明辨正位而又審其已居正位之時於此

保合太和養之而已修為人事不萌於其間明而不能至者有矣未有不明而能至者也明已而又至焉止乎其所不知矣始能契無體之易無方之神至無體無方矣合內外窮高厚皆一體又奚正旁之可名出入之可跡哉然則神無方而易無體為已至者言之也正位旁行為方至者言之也此學易之要宜深論此

位尊

易無體彰之者乾坤也所以為易之門乾以易知坤

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則不疑所行乃詣夫成位觀天地設位乾坤成列則行乎其中立乎其中者已不言而諭可灼見夫成位乎其中矣易簡稱賢人非賢於人也不居其聖耳成位乎其中是乃正位居體者也眞君無爲常不用而寓諸庸故必退託於虛位未嘗先人者也是以其德則稱賢而不稱聖其卦則處坤而不處乾於服則言裳而不言衣於數則居六而不居九然成位乎其中則立天下之正位茲所以爲皇極也尊莫

加焉人以其尊之至而聖道之極致也固有歎其不可階而升至公孫丑則謂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道雖若此而位則居中天下同歸德則簡易一以該萬易所以無等而至平有足者皆可至特不可階而升徒困於等級耳儻未覩易簡之若此則起欲羨之心乃至超出事物之表以求之於是循階歷級而進焉然以不見道而賢者過之故終莫能與之俱也故有亞聖之大賢而又有上賢次賢又其次則等級不可以悉數而謂之某賢於某若干分既有等差易斯

變矣。皆慕高美之過也。於是易者變而爲難。簡者變而爲煩。此大道所以不明。而聖傳所以不屬也。遂使後學乃謂道若登天。猶不可及。況易簡之甚邪。聖人絕類離倫。一何簡易之若此。是使入聖之路所以卒至於堙沒。皆不明之過也。邪非黃中之患也。然則高者特高而已。非尊也。蓋高者等級之崇。而尊者乃自然之成位。非人力之可能也。高者以等級多而位衆故不尊。而自然之成位。則一而已。無爲而生萬物。至一而總群動。茲所以獨尊焉。尊無二上故也。此眞土

之精中纔君火具內外之景而無生滅者也生生之易如斯而已過是則位雖高終不與此愈用力而愈遠矣學者安可不深明易簡之理得易簡之理則高美之道舉積此矣知學道而不知明辨正位非善學也

一家

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聖時之盛也論者每以車書混同無異區爲天下一家億兆欣戴無異俗爲中國一人是知聖治之成效而不見聖人之能事所以致是

者雖復詠歎其功美無補於求治也聖人非有他術特洞照本宗知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夫塗殊於所由不殊於所歸同歸則宗一室吾見天下本一家也慮百於所思不百於無思無思則均一體吾見中國本一人也衆人徇私而自蔽見有用則彼己不通不見不用而會歸則一每每自徇則雖父子猶有爲豺狼兄弟猶有爲參商況他舍外人乎聖人深探本源灼見要歸用雖以一己爲我不用則萬物皆我故一日克己復禮而用己藏則歸一本矣本正而

未隨則天下歸仁得所同也所同在此是萬體一體而聖人以天下身受天下訓故均以一體待之休戚一焉是謂踐形由是樂民之樂而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而民亦憂其憂憂樂不以一巳而以一體視天下此天下所以一家中國所以一人也蓋無體者總衆體不形者統萬形無體之體不形之形是乃眞君之妙體唯聖人見象而與之爲一此方擅其大全彼既裂其一偏於是訓皇極而作父母主至一以總群生推之於天下所以爲眞主而其成效如此也

爻象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則象者無體之體是為正位之妙體居天五之位在八卦之中焉因而重之爻在其中是天五之尊位寓於眞一之妙用故爻為重五以明其為時中也故其時其位皆天五虛中之妙體託之於妙用此其所以前知而獨神也其在人則凡作用處莫非天五託之於妙用其所用處皆有中焉以為儀則而默與神遇然其機密庸所以百姓日用而不知非特人也如器之有四嘗者沒於水則其中獨

格物窮理
無非精義
妙道

不濡爨火而大沸其臍獨不熱木刳其中以容萬斛而獨能浮金鐵其中雖體至重而不能溺凡以虛中之位出乎形數者用焉故其神如此况人居三極之中擅沖氣之大全盡人道而與天地參復其中之成位乎夫易所以至神者由爻象皆五而五爲君位焉故曰易者中也象不言五以其因而重之爻在其中而爻爲重五則象居五之正位而爲妙體則其爲五可知矣大體無物不出於易凡有貌像者若隱若顯皆於此稟受天地雖大未離其內秋毫雖小待之成

體所以物物皆是苟爲旣達則物物皆足以明道此聖人明道所以由蓍龜也

君火

八卦皆重而成如震但言洊雷坎但言洊至雷與水無二體特繼續不絕耳惟離獨言明兩作離以火有二體妙體不用而襲明坤之所以稱黃中也變體致用而外照離之所以爲繼明也故六氣有君火相火焉君火當坤之正位是爲少陰居眞土之宮爲冲氣而爲氣之母以孕至精至神具內外之景而未用以

無爲而寄位於辰辰土氣之所聚也君火爲之主眞土爲之位融而爲一而光之所自起坤所以含萬物而化光而土所以爲萬物元居於中虛未立名義之所非有實位之可指所謂神無方而易無體君火不用而寓諸庸相火致用而性有所麗以有所麗故其卦稱離離者麗也以出而有體則必有所麗矣有麗乃成其體而有麗之性非正則窮於爲薪故重明則不可不麗於正是以在人有道心有人心道心甚夷常居本位易之正也人心巳偏常繫一曲易之變也

無思無爲其藏至密非智慮可及於名義未立之所唯歸其明斯合爲一明歸而中自朝徹則見之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則固矣知止乎其所不知斯復爲一矣以偏故變於偏而覺乃克知反惟精惟一斯復成位乎其中則麗於正昔君文武重光奠麗所以相傳有在於是

自然

冲氣常合和生生而不自生故能長生孕眞火而不麗着用其光復歸其明故能常明此皆有自然之成

位其由此而出者亦自然而復不俟人有以處之正體居自然之成位融而爲一其常生也眞土爲可名其常明也眞火爲可名要之常生者常明常明者常生是以黃中通理爲常明矣正位居體爲常生矣二者必相須也而眞一妙用出於妙體不卽不離其致用也亦自然藏用略不容人事一涉人事反爲藏用之疵本無思也而加苦思本無爲也而加脩爲本寂然不動而舞蹈乎動之機易道變矣於是無麗着者變而爲麗着無生滅者變而爲生滅是皆未諭不習

之道故不知中庸不可能而反贅以人事之過也學
易者無他唯當見正位之體而已正體與太虛等所
謂易也直寫六骸象耳目而已至於遇事而變象呈
於圓鑑之中而出示於容色之閒乃麗乎今之身今
之身乃變體之所示也未用之前自與太虛等以喜
怒哀樂未發而在中者未嘗動也直苦不自覺耳以
誤認變體爲正體此其所以迷復也大抵聖經皆有
要旨如詩之思無邪禮之毋不敬皆可斷以一言而
易爲天人之書無不該貫尤當識其要若論黃中通

理正位居體則易道幾無餘蘊見正位之體即是大象所謂天下身也同歸而宗一體矣此自古以固存者存存而不怠足矣無生滅者也生生之易有在乎是皆自然也一涉人事適起生滅之端可不審哉

知至知終

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此名義未立至理具而未形之虛位故不可以識識然至非不可知也至於至之則非知之所能至也終非不可知也至於終之則非知之所能終也知至矣而又能

至之聖人神德行之所詣也知終矣而又能終之聖人顯道之極致也神德之所詣不可知也默而成之耳惟默而成之則亦默諭乎動之微矣故曰可與幾也顯道之極致不可知也默而識之耳惟默而識之則亦默諭乎義之府矣故曰可與存義也唯知止乎其所不知則二者兼進理事俱盡心性亦盡而無餘蘊矣至此則體同太虛心還太極何哀樂能入哉飲人以和正容而物悟矣夫何言哉

麗乎形者終於壞而大象爲無形麗乎數者終於盡而天五爲出數惟出乎形數此所以居名義未立之先非智之所能知非思之所能至若是豈修爲之功所能逮哉故直方大不習無不利不習無不利者地道先也先旣內融正位居體安熄人事而貴不習此而習之適起疵病故習之於無事之先是迷而失道若已適偏不可不反唯後順者乃爲得主而有常道之至要悉總於坤人法地者其在玆乎若夫地法天者天成象地成形坤至靜天行健故也天法道者道

常無爲天則無爲爲之者也道法自然者人跡泯矣從來若是而已矣此一事也自有次第而備言之則如此人道盡則畢備矣入道以法乎地者爲始至道以法乎自然者爲終耳大體坤作成物不先造事若先造事亦違坤德

一貫

冲氣未見之氣爲氣之母孕精神之大全以緼天下之至變由是而變則判爲陰陽生爲水火皆分爲二唯精神常合爲一故精神之運未嘗相離以有用不

用之異故強名之神從精則藏精入神則應從精而藏於數爲一而二實存焉入神而應於數爲二而一實寓焉其應其藏未嘗不貫乎三異名同實常不貳也藏用致用之頃而精神之理具矣精神爲水火之性水火爲精神之物謂之精神則一而不離謂之水火則判而不合判則兆於一故一爲形變之始一生二二生三三則離而爲萬物一與一爲二二與一爲三則析而爲萬理然貫三者居一二之間而與之參者也陰陽分而冲氣在其間爲眞一之全體貫三爲一

不離冲氣其體常混據會要則離爲萬物析爲萬理者此皆總之天地之數備於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行鬼神而成之行之者於蓍見之蓍備天地之數所虛者五與一出乎數而虛之所以致其實用斡造化於無形者也眞君無爲寓諸庸於眞宰顧其成效皆眞一妙用之功而四十九數麗於有乃眞一用之於虛不知所以然而然其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昭示爲萬象成形爲萬物其多不可既而以其多者號而讀之每讀之萬者莫非

眞一之體擅其全而此常貫三圓乎此者各得其備也一麗乎體於是謬而有之役於殊塗不見大方乃自狥殊而不復反本是其不免於轉徙也聖人達本毋據會要以觀方來不離環中以應無窮通於一而萬事畢乃以一而知萬也夫子之道在於一以貫之者如此然眞一出於眞君而宰其事者其義則取諸長子要之合之則同離之則異蓋眞一之用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之時所謂眞君者寂然而未嘗動也此其名所以不得不異若夫非合非離唯一貫者盡之

聖人深於此故常蒙以養正乃戒於雜則多多則擾所以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

地類

天五者眞君之位眞君者眞土之神以其德全眞土故以數言之則五以色言之則黃以地言之則平以位言之則中正以道言之則公以德言之則直方大而至靜柔順而沖和含洪而光大簡易而坦夷以其含洪是以著德圓而包以三卦之德方而包以四圓者動方者靜故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然天

高地下者據人所見如此也而地實位乎其中日月

之行以觀之明入地而夷是日之運乎其下也明出

地而晉是日之運乎其上也日月星辰環衛乎地於

其中是其正位所以為極尊焉兹謂咸位乎其中而

坤自定位而言之則亦居中蓋土為萬物元所以君

同類西南坤之定位也故得朋而以類行帝出乎震

震起也居東方木之位為長子以先諸卦至巽則木

成而巽火故繼以離火生土而坤繼焉土生金於是

繼以兌與乾皆金也金生水而繼以坎則五行畢矣

艮則成終成始而獨立。非以類行者。故坤在西南本位則得朋。東北艮位。則喪朋。西南則統類而居中。東北則相合而成剝。剝則剝之。剝之爲無咎。所以剝去五陰之類者也。爲喪朋焉。喪朋於一時之事雖不利至獲果得輿。則終有慶矣。

大正

明則虛。虛則無所不包。故能有至大。背則止。止則無所不畜。故能止至健。大者乾之體。健者乾之德。有至大止至健。非小者之所能。惟先天地生。而至大不麗

形數者爲可以與於此此故於大有曰大中大畜曰大正如坤黃中正位乃大中大正也而不稱大蓋黃則尊莫加焉以其獨尊而大則不言而諭矣眞君退託而位乎坤故避此也今此稱大蓋猶大象大樸之類明其在未有象樸之先既有則麗於一方率皆小矣以其肖之所以似之而非也楊墨之行非邪也以其有取乎正則不足以得正孟子所以欲息其邪說子莫所執非偏也以其有取乎中則不足以得中孟子所以又惡其賊道蓋以不居正位於道皆邪不歸皇

極。於道皆倒。如是者久假不歸以自表稱人莫燭其非。有歆羨而效之。習天下後世流於小成終不曉正位而歸焉。其為邪而賊道所害豈不大哉。苟出於大正矣。雖若舜執其兩端。固無不可也。苟出於大中矣。雖若禹之偏枯亦無不可也。正位既在所安居則旁行亦何所害哉。正位既終以迷復則取正又安可得哉。舜禹無取而自得。是上德也。所謂苟得乎道則無自而不可。楊墨子莫有取而得彼。是下德也。所謂失焉則無自而可。正出於中而正位神帝之居。在天地

未判之初。中爲太極。在乾坤成列之始。人能正位居體。斯復其初。而大中大正兼得之。

文德

大小畜皆畜乾。乾天也。天爲空中之細物。有中中之最巨者。天在山中。是於有中則見其大。風行天上。是於空中則見其小。大畜則畜之者小。受畜者大。小畜則畜之者大。受畜者小。聖教莫先於文行。而前言往行之與文德。未可以表殊觀也。大畜言多識前言往行。則爲大。自有中而言之也。所畜如此則已大矣。小畜

言君子以懿文德則爲小自空中而言之也所畜如此猶爲小焉蓋文以該衆理衆理錯綜於天地之間故唯文爲能經緯天地是理義猶囿於兩儀之間也空無盡而文有既受畜者止於如此所以猶爲小焉蓋天地雖大猶未能無窮者也聖學終於知終終之可與存義義存則無義而理亦窮矣理窮則非理之所能該義存則非義之所能與而性與心俱盡以大而畜小彼囿於兩儀者既小而文所不能貫矣聖學至此總言總知其體始與大虛等夫是之謂終然則

懿文德在天地之間則大出六合之外則小彼察察然矜智慮於理義之間豈聖學之至哉聖人知終而又能終之以至存義則非特天地之間能事畢矣而六合之外亦無餘蘊是則其有知也則亦六合之內而已其無知也則六合之內外兼盡矣

師

荀子曰非我而當者吾師也夫師無他以其於道爲是是以非非我而當然則師者師其是而已矣以爲是而謹守之所以肖之而小天地肖易則已小人肖天

地則又小如珠之肖月則又小是不能用其師而爲師之所用乃墮於形數之內所以上達者用其師而不用於其師孟子願學孔子故未得爲孔子徒以私淑諸人孔子嘗仁不避於師所以賢於堯舜師徒能使人向已而尚離不能使人自向而尚艮既向則忘反我繫乎師而師常留吾之胸次彼此易位則何以能中行獨復是則獨有之學超乎象帝之先非皆其師而墮乎形數之內者可至也孔子學易莊子之徒師雕刻衆形者是皆師造化也至索其隱役造化而

取喻甚精
奚為至深

不役於造化則亦何常師之有役造化之道則當先歷試於能移我者而因以觀其機焉機既洞然不匿厥旨然後能役造化如金也天地清氣之所生其所自來本清氣也至取師則不師清氣而師於火以火能克我而勝之動爲所移而鑠也若經百鍊而火自銷金不亾是眞金也其剛可以役造化矣剝極而碩果出是剝者聖人之師也夫嗜慾爲戕性命之尨者是必有至機焉蹈其機而不悟者乃所以致戕者其機而無隱者皆所以致養能使戕性命之情者乃若

貫魚而在官又承寵焉而無不利則能德人之機已廢矣非碩果之至一不可泯者豈能與於此碩果混然而成所以別異於常果常果俟種植栽培乃成碩果則獨成於天矣剝極無我遂見也然則孔子之學在磨不磷涅不緇非遠於磨且涅也何則磨涅乃吾師磨涅而尚磷緇則可乘是而觀其機至不磷緇則是至一不貳斯斯能獨運造化矣然則有繫者皆蹈磷緇之機見熄則無取無取則無繫斯不若匏瓜之有繫而有區區之小已則孰爲磷緇哉剖造化之機

者如斯而已如是乃能用易而不爲易之所用此聖人用其師之道也貫魚諭爻之五陰蓋聲色臭味之品各五而官人之品亦五皆嗜慾之能戕性命之情者如是者皆爲天地之和以養吾性命之情而常和斯爲碩果之效非用造化者未可以與於此碩果復能生乾豈非性全之至大者哉

咸感

人之大患在於有身故艮爲人道其爻則兼明乎一身咸以艮爲主又以申明乎妙體而爲窮神之道艮

向爲身身背背爲艮艮既背矣無可言者唯身泯而神得安定休息藏乎正位故謂之止夫屈信往來則有可蹤跡自利用安身以上則進乎是是未感之先也其曰過此以往謂進乎是者也其要在未之或知未之或知神斯窮焉合於無矣是其所以爲艮爲咸也艮之要在不見其人咸之要在不見可說故艮之旨在艮其背咸之旨在咸其脢謂不見也皆所以深明乎見之熄夫達道之士唯務自觀不務見彼以其務自觀是以順而止之所以觀象以其不務見彼是以

不逆詐不億不信夫逆詐億不信之人其心唯見其人而已不知自省由我之不平惟平則復正位斯爲天地之心是以至先覺不平則動皆等差之見是人心而已其何能覺哉不逆詐不億不信則不信者吾亦信之而在我者平平則正正則覺此其所以稱先覺也惟其如是故智愚賢不肖並觀所以至中庸不見其人所以不獲其身不逆詐不億不信所以稱先覺其旨一也機在見之熄耳夫見熄則不見彼不見彼則自見卦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此見彼不自見

之患也。而象以爲未光大。益光則大。暗則小。方其天下同歸。歸而一致。則正位居體矣。惟不自見。所以不悟。故昧不見泰山。而細乃察秋毫。營營狗物。而汨於殊塗之百慮。動則又憧憧往來。朋從爾思。逹者視之不得不大警而救其溺也。是則黃中通理者。正位居體。而橫目見光者。自狗外向。此不貳者所以擅其全。而貳者所以裂其偏。觀體之小大貴賤。則其人不可廋矣。聖人既安於同歸一致矣。由是而思。思亦無思。由是而爲。爲亦無爲。常蹈大方。不麗一曲。則併二而

不貳其爲物也不貳則其生物也不測茲所以同乎
造物則是正位居體者超形越數而自御殊面者出
生入死自見之與見彼其相遠也如此重光之際可
不謹哉聖人窮神知化而爲德之盛者無以尚此乃
自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發之雖綱類而通要之不善
者亦吾師也知見一也均爲人心見熄則知亦熄矣
故艮之背咸之腓皆知見熄之象也及其向也其說
也則知見起矣知見之起皆由兩端之偏重而有去
取者也然則兩端有去取是害道之尤者夫子叩兩

端而竭焉乃在於無知欲深諭此安得不熄知見哉易道至此忘言忘知窈然藏密而獨棲息乎本位本體如其初矣至是則神窮神窮則合於無而萬有不能累矣夫合於無者神之息也合於有者神之應也既息矣莫知其所雖陰陽不能測以無方也無方之方是謂大方大方體之與太虛等神猶火也藏於木石是成性存存也今指木石曰此火也有在則自焚矣豈所謂成性而火果安在哉火性無無乎在亦無乎不在此之謂正位特在其中而已及鑽之而煙飛擊

之而光發則又隨所感而應焉本無乎在亦無乎不
在特隨感而應故謂之感感周徧之名也私身則泯
矣是其體與太虛等也神窮則不可測矣惟以類感
則以類應故彰往察來而微顯闡幽以化出萬有為
可知焉是貞一之妙用出而有應則可知也神窮則
不可測所可知者化也以一知萬而萬有本一體也
一在木下為本是歸根復命而合於無也一在木上
為末是分枝布葉而散為萬也合而歸於無散而麗
於有共此一耳深明乎一之體斯不貳而窮神知化

矣變化者神之所爲知神之所爲至矣學而至此既能寘之以未之或知又能照之以無所不知斯爲德之盛而莫加焉後之不明乎妙體之本合於無矣不可知也而乃竊竊然知之殊不悟既知則已在變體而貳矣及有私已之爲患是非詣觀其復也惡其爲患而思屛去之譬猶宿火於灰自以爲藏於密矣不知出則燎原以人者藏之非正位之自藏者也窮神斯論眞君之妙體與眞一混知化斯論眞一之妙用由眞君出眞一妙用感而遂通于變萬化不可致詰

所可知者。類感則以類應。是至理。極於象類感應而已。茲下經所以首咸也。

大小畜

物之相縕。固無定體。天地至大也。然亦空中之細物。有中之最巨者。易在未有形氣之先。已縕乾坤於其中。迨既有太極而生兩儀。乾坤成列。乃縕太易於其中。則物之相縕。豈有定體哉。固有小而縕大。亦有大而縕小。而其卦小畜大畜。所以皆畜乾也。艮爲山。以止靜爲德。止靜則內明。剝所以順止而觀象也。止而

觀則靜中乃見其至大者今有爲渾天者必有一天
昭著於方寸間於是其象已呈然後微顯於中闡幽
於外而成渾儀焉是天在山中也大象之含萬象順
其類感以彰往察來微顯闡幽而化出萬有均是一
理非有天人之異見而爲象形而爲器物莫不然天
在山中特舉其大者而小者可知也各有儀則無微
而不然山敦實靜重尚善藏者也自山而言天則知
天在山中所畜者大故爲大畜是有中之最巨者若
夫風則神之在天者固無實體而以無有入於無間

由無實體而觀是知風行天上所畜者小故爲小畜是空中之細物也然則大小豈有定體也相形則見之耳天在山中大畜惟能止而觀象者見之風行天上小畜惟即空而觀有者見之

神德行

聖學之要在顯道神德行夫艮爲門闕神所自以出入者也向則爲出出則由震之大塗然當慮於有身而萬緒俱起背則爲入入則復坤之正位故不獲其身而一物皆無神合於無則安定休息而莫測其所

藏何而未嘗不背應而未嘗不寂唯神德行者能之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神德行則默而成之於向背之頃耳夫何言哉艮所以思不出其位是謂復也見天地之心矣天地之心以爲心太虛之體以爲體生生之易如斯而已學易而不務神德行乃獨以知識察其理是妄意也非灼見也雖或偶中猶是見彼況不中哉雖巳灼見方是顯道猶待神德行始得所歸況循文索理而巳徒勞而無補是以易書之傳於世也久矣孔孟巳往道浸不顯知識至此而愈迷

猶擿埴索塗冥行而已安能燭所歸止其所而有所詣顯道有要即正位而歸其明則向之變而爲黃離者今已莫麗而復歸乎黃中以是而觀焉是謂黃中通理涵養既久方寸朝澈及其通也觸類而長則隨所觸而通至於天地無餘機前聖無餘藴又奚事智慮搜索揣摩以辨認哉聖學在神德行必先顯道如燭之照不疑所行然後有所至此所以正位居體而正位居體所以由黃中通理也然則成王之初羣臣進戒以學有緝熙於光明則曰示我顯德行而易則

曰神德行何哉蓋自用其光復歸其明言之則宜曰顯德行自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言之則宜曰神德行而其實一也以用也歸也不越俛仰之頃耳與日月合其明相推而生焉是謂緝熙於光明而其所以緝熙而無頃刻之間者乃在於神德行蓋用其光復歸其明之頃可謂疾且速故曰神德行

箋蹄

造化以至機役萬物隳其機者出生入死轉徙於無窮其機甚神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有至神者秉

其機而還以照其隱又還以其機役造化而不役於造化故我常無爲而坐觀天地之勞功造者不得不造而化者不得不化也達者露其端世人宗其說其在中國者曰孔子曰孟子此外又有老子莊子其自西域而來者又有釋氏其在六合之內蓋不知其幾國莫不各有先覺以立其極其爲師蓋不知其有幾其在中國顯顯而可知者如此其晦而不顯者又不知其有幾如韓文公書毛十八翁先知若神而其學則旣不由孔聖道亦不由釋老教其自通悟有如此

者非特人也靈龜負圖曲盡天人之賾而又千年五聚問無不知當其聚也必有傑然者為之師如此者又不知其有幾非特動物之有知者如蓍產於地其德則圓而神其數則有大衍非有聲音之相接特以神氣之所感如此者又不知其有幾動植皆爾况於百姓與能者乎聖人以天下身受天下訓以為有師則此類皆吾師也是以孔子之學三人行必有我師而前聖之學凡在天之有文者皆可觀地之有理者皆可察而又及於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

取諸物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天垂象見吉凶聖人效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聖人之於師無所不取者如此蓋無適而非造化之機也而莊子之書又謂吾師乎韲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所以師造化也師之者正欲觀其機觀其機至無餘藴然後能役造化至此則昔之所學皆筌蹄耳有師者皆墮其數內雖肖之而細非所以超形越數唯至於無知未之或知而知已泯艮其背咸其脢而見已熄則歸於無極至此則凡流於言語可以

傳授者皆筌蹄耳如此則用其師而不用於其師獨往獨來而獨有則雖先聖之言亦假以脩心耳昔人以先達者立其名傳其義遂使後世循其名失其旨黨同伐異紛紛不已嗚呼遠哉上達之道其旨在於得魚兎而不在於守筌蹄凡屬名實而有說者悉爲筌蹄苟爲可以得魚兎矣何筌蹄而不可用苟爲既已得魚兎矣何筌蹄而復當守顧所得之大象其中之所藴至矣之盛德大業觸類而通日新而無窮用之不知何時而竭也如此者是眞能用其師而獨有

矣夫惟師不能易則超乎形數之外可以運造化矣

無大過

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聖人至學易始與天地並故消息盈虛動以天行嘗即天之行而觀之春秋陰陽之適中無過者也自是以往陽浸長而至於酷暑陰浸長而至於沍寒亭毒更用豈得常若春秋陰陽之適中而無小過哉聖人以中庸爲本以時中爲用以其道參其時而折衷焉始與事情適稱方折衷之時抑揚損益豈無小過也嘗謂聖人有小過無大

過賢人有大過無小過賢人趨高而捐下取長而捨短能爲人所不能天下之美皆在己惡有小過也然道之不明自賢者始道苟明則小過庸何傷道不明則害及當時禍延後世陷後世之人背正理適迷途其所感召則天反時地反物妖孽生禍亂作每每不可救者其原皆自賢者持私見瞻大理之所致也自處於過人之地以所長表襮於世使天下學士大夫歆豔而影從之跂仰而不知反芸人之田以至思出其位背本迷復曠正位而不居入邪途而罔覺行雖

美如唐棣之華偏必知反始得所歸儒不知反適爲中庸之罪人雖有大聖復生猶未易救其失其爲過豈不大哉聖人道中庸居正位以先覺覺後覺矣由是以應至變損益以適時之宜其有小過非聖人之過也是自然之理尚消息盈虚而以天行當如是也學易者唯在志乎而一視焉非爲賢不肖智愚而有取捨用能不滯兩端常復正位而道中庸得主有常斯入聖人之域易之正位其與中庸異名而同實道中庸則舉無妄作豈有大過學者期無大過足矣奚

耿賢者之無小過而等楊墨之流貽禍於天下後世哉人與天相應人心復正位則天心復正位否則緣類所感從人而變故天之方難天之方虐皆由人也聖人宅心正位而天地之心正故皇極之敷言而帝訓之然則由聖學以適正者可有毫釐之差哉夫聖之與庸性本無異同歸則一百慮自殊故所以異者特在迷悟耳本末得序之謂悟本末舛逆之謂迷得序者復本以應末舛逆者逐末而背本鯀之殛也以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而禹之興也以天錫洪範

九疇彝倫攸敘所謂攸敘者初自五行以生事而五事則由思睿以至作聖既睿乃可燭至機故自無偏黨而歸有極既歸有極則可自皇極而用三德則體用一如本末有序無相奪倫是謂攸敘此其所以爲神禹也進此道者唯在明悟不在知識明則自見悟則非夢故悟者毋休息於非夢之域以爲常即是皇極而以夢爲循斯須非夢之域無方無體㒫不自見則認有方有體者以爲常則客反爲主本末舛逆所以迷也知識所以見彼纖悉開析宜若有得隱然盡

備而不堪實用特人心聖說耳循文索理亦困於此而學者但當知堯舜與人同則知智愚賢否舉相似不足以相遠齊其二者乃入中庸若但論堯桀之是非則生取捨於是畔援歆羨之心起雖日誦堯言行堯行固不失爲賢者然是堯而已矣終省之而小以流於小成而道之所以隱也蓋堯之心雖後聖復起不能易堯之行適當時之宜而不膠失其心而羨其跡非堯之所以爲堯然則允執厥中自孔子發之眞得堯舜之心而盡祖述之懿得其本則末亦不廢特

由其序故不流於末所以悟耳

言行

成位乎其中故有盛德之至明足以燭甚微之理大業之至富足以給方來之事理達而為言事舉而為行言行有常豈苟然哉抑有自來矣故言必先王之法言行必先王之德行是則言行容有出於非先生者又在於多識多識前言往行所以畜其德也夫積光天府其畜尚矣前言往行之所自出又還以畜之畜之大者唯大正為可嘗謂中正同出而中在兩端

適等混而未判之先是謂太極太極含陰陽而未分陰陽之理具則有動靜一有偏焉靜而麗乎至幽則爲陰動而麗乎至明則爲陽自生出之序言之則陰爲先自可稱之德言之則陽爲明陰幽故爲小人其道邪陽明故爲君子其道正要之槩以大中之道則均爲偏矣以未出於正也賢者無所不擇必取夫正然已與邪爲對代矣對代則迭爲賓主正足以勝邪而邪亦足以勝正方其當爲邪之所勝雖強矯固執亦必變矣力出人事有將而盡盡則正復爲奇以對

代者必變也剝自乾陽爲陰所剝初爻二爻皆蔑正凶以爲陰所勝也正必大正以其正位居體則超乎形數故能旁行不流而物不能勝若利之而取焉則亦小矣故剝則蔑焉以不可以磨涅也如剝上九一陽在上獨尊而能勝陰故剝極而健體獨存以本非可剝者也是謂大正不涉對代故可以化不善亦可以止至健此能止健所以稱大正然則太極之爲中大正之爲正其實無二皆以未分對代之先混然全體大畜亦畜之先前言往行由之而出今也畜之盛

則至於日新不諭此者乃始外立其德是為奇言異行斯日蔽矣夫日運而無息者也日運而春盛德在木而木德日新所謂木德開闢以來未嘗有增損也春已而夏盛德在火是火德日新木德往而藏用矣前言往行畜而藏之適其可而致用乃所以為日新也苟求其故則故已而新皆猶是也伊尹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一德卷舒如環無端方用則見其新殊不離前言往行也此大畜所以發明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而象又謂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

其德畜蘊則故者新也噫後學自束髮讀書以至頭童齒豁其識前言往行非不多也然所以畜此者略不之覿而徒為誦說之儒既不見所畜則亦不知以是而畜其德迨年齒長聰明衰物侵靈府役而奪之至不能記省甚則旋踵遺忘矣所務得者外學所虧損者眞理眞理虧則外學豈能獨存至明盡而猶夙昧所藏明不復本梏亡而盡外學又失內外俱泯復懵然矣是未覩所謂天在山中也自聖人順止觀象之學既失則所學皆外試詰其身心之所歸宿則莫

測其所詣是火勝月而月不勝火之所致淸明之在躬者闕然也前言往行之所畜者莫諭其所藏聖人所以於天在山中之象發明之然則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藏往者能之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彰往者能之直覩大畜之所藏則前言往行無非一眞豈有內外之間哉不然則古人之糟粕矣無補於得也

人文

人位天地之間以一心而總萬理以萬理錯綜於天

地之間乃貫而會於一心其顯者則正名曰文天文則日月星辰經綸昭回之度是也以序而遷循軌而運其行之遲速與夫合散犯守陵歷鬭食而時變斯可察因求其所以致此者由人理該通其有順有逆則格於幽而彰於顯故動於中而應上者不可掩焉理藏於隱而旁暢交通間不容髮感則隨應無有遠近幽深如陽燧方諸上格於至高之日月不旋頃而應情感理通故陳於顯者隨之而變燭理者知其莫見乎隱則理之貫通者甚昭昭也在人得之是謂人

文人文者人之理也人之理兼三才而該貫無遺者也近取諸身則理備於一身經絡分布無所不通經脈之貫於藏猶經水之注於海而絡脈則羅布並運交通而胥會焉猶百川分流不舍晝夜而亦俱會於海明醫者爲之若禹之行水無非水道故用鍼補瀉無不相應以順其所由之理理之在身者如此由貫通乎天地者本如此故也而神之所觀元通默識以周乎大業之富有盛德之日新者何可勝言也以順而格則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益順之實如

此人文之大致雖用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脩紀畫倫秩然條理而上際下蟠無所不格以理無不通葢文者經緯天地者也彌滿於覆載之間無非理也而通是者在言行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無他理順故也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無他理逆故也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之所以動天地者皆理之貫通不間遠邇故言悔則液且生渴且止悔固未嘗有也一發於言則悔之象巳著象著則情巳感情感則

理已通液不期生而生渴不期止而止而行之或從
者皆足以感動幽幽隱如匹夫懷憤六月飛霜匹婦銜
怨三年亢陽是言行所以通衆理天之高地之厚鬼
神之幽皆不異乎一身順而喜逆而怒隨感而必應
者也而儒者助人君順陰陽三公之論道經邦燮理
陰陽皆明至理而順之也至理具乎易而未形者也
名義立而隱者顯故觸類則通旁達於幽無形深不
測而盛德大業酌焉而不竭聖人洞照乎此知不間
於小大精粗故其作易也仰以觀象於天俯以觀法

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其理於是乎貫通天文有象地文有法聖人兼之則人文爲備不止施諸章句間也其用於人理而舉無遺則天下化成矣理之所會者心心位乎正位則所通者皆正心適乎偏位則所通者皆邪故言由皇極之敷言行由皇極以經世則言爲法言行爲德行矣然正位一而偏位不可旣聖人以偏爲變餘人以偏爲常故正常不足邪常有餘於偏而反則復正位而體亦正矣於偏而向常偏而已其如小已之爲大患何

爲人上者當宅心正位克全大體叙彝倫位皇極以作民父母成位乎其中而天下之理得豈曰小補之哉

仁義

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行仁者墨子之兼愛是也行義者楊氏之爲我是也必待由仁義行然後爲舜何哉蓋世之利仁義者衆慕悦巳陳之迹而踵之求速效而巳未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是以舜之至德不傳於後學不能用其力於仁者是未覩用其力之方

也用其力之方伊何克己復禮與藏諸用之二者而已是又嘗實之於自知之明若未離形去智而尚有私己則當強矯勝私以禮制心而使之復乎正位也儻洞照同歸而常安於正位本無私己矣則亦常藏諸用而已能藏諸用則止於安宅矣其出而致用也自肰顯諸仁以隱者彰也人固甘於終身行仁義矣而不喜一日用其力於仁是利仁義之末效而失仁義之本旨蓋由楊墨之取五霸之假紛肰亂之也若是則學既在外而仁義亦常在外每不復本身心俱

貳而失得之報姑以稱其功力而已所謂貞仁義者
未之聞也孟子所以歎息於斯而哀其曠安宅而不
居舍正路而不由也仁安宅也有在內之理義正路
也有在外之理告子所以有仁內義外之說孟子所
以深悉其皆出於性者蓋以深悉其由仁義行也人
之有仁義是天之有春秋也由而行之特安其所安
不安其所不安而已春則其德仁其情愛聖人所以
勸賞是安其所安也秋則其德義其情悲聖人所以
畏刑是不安其所不安也堯之安安由仁而行也安

其所安之謂也武王之不敢替厥義德由義而行也不安其所不安之謂也安其所安故止乎正位是以無我所謂仁者人也不安其所不安以遵乎王路是以有我所謂義者我也有我者權無我者常此天地自然之理也因天地之性順自然之理動而以天行豈不簡且易哉又何必利之而規速效襲其陳跡而失其本心蓋心居正位矣其有行也投足而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已是之謂由仁義行其所自以入則在於一日用其力於仁不曠安宅而不居不舍正

路而不由耳利仁義而取之悉爲外作遂墮失得之報一昧本宗差若毫釐卒以相遠而仁義常在外祇以禍仁義豈不惜哉

坤藏

震出而艮反復復而坤藏學易之旨也明此則愈應而愈寂愈動而愈靜以得其歸宿所居而安者也五行唯土爲善藏散而施之百昌皆生斂而入之一物無有夫物紜紜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蓋歸藏乎土者也往來屈信之頃已常藏乎是

在八卦則坤以藏之坤者退藏之所也心藏於此寂爲無思身藏於此寂爲無爲天下同歸混然全體爲天下身聖人擅之其取諸物則龍蛇之蟄是也冬也者中也中也者藏也坤適當位蟄者畢矣聖人故於此藏用自是而酬酢萬變乃足以祐神體用惟一不裂其全斯無人道之患矣是以善學者唯務知所歸宿卽是中庸動皆大常殊非妄作坤所以爲歸藏者蓋萬物資沖氣以立命不可須臾離也故麗偏氣則成疾偏不反則致死是沖氣所以命萬物也故物之

出入必隨之火入之後陽極下陰極上而沖氣適居土中物所以順之而蟄飲沖氣以生而莫測其生之德聖人悟此故於此藏用斯爲密焉是立命之所藏身之位也萬物由之得坤而藏遇震而出囿於化機之密肅而恬不悟無足怪者惟人萬物之靈宜有先覺判然昭此而亦無悟者宜發聖人之歎也天下同歸即與龍蛇之蟄無以異也幸同歸矣而乃殊塗幸一致矣而乃百慮身心已得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未幾而殊塗百慮反於正位之體又裂其一偏之

支而墮生藏可勝惜哉聖人所以見其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屢歎其何思何慮也聖人者深悟神無方而易無體故常蹈大方不麗一曲而全天下之身古人之大體則出入皆不裂其全若游夏分其一顏閔具而微槩之全體已爲疵矣知至矣而止乎其所不知始名不貳而與造物者爲一故體同太虛憧憧者汩於外誘罔其所歸又於萬物之中裂其一偏豈不小哉湯武身之所傳者身身在象學克全無體之體以與造物者遊斯爲至矣今夫藏用之頃即同未生之

前酬酢之頃即同既生之後一動一靜即同出生入死人莫不肰特以燭歸根之爲常而泛應之爲變則即偏必反乃同造物認出應之爲常至歸宿則不論而失其所止即是物於物易之大旨如此後之人不明其本徒殢其文若但循文索理則反爲經之所用而又唯見差殊莫覩無二聖人學易與人殊者能用易而不爲易之所用坤善藏有含洪之德其取諸物則著與卦圓方雖異而皆包一於中此天五沖氣所以位乎中處大一眞精所以與之合德而致用焉超

乎形數者也沖氣充滿乎宇宙之間孰非中乎不麗有方則皆中也一常不離乎此故聖人藏乎是是皆用易之實初無名義也坤所謂黃中者葆光襲明者也不出本位膚何患焉及黃離外照則是繼明宣出而重光也爲有所麗矣有所麗則有邪正故文武重光則莫麗而離則重明以麗乎正是以初升於天後入於地終不離乎坤之正位而明足以自見本體夫先之所麗則爲有體矣麗一曲則其體偏而屬生滅麗正位則其體全而常滿空此莫麗所以爲文武相

傳之實也。

養中

道生一。一生二。二既生則陰陽已備。陰陽會而精神交。則萬物以生。此三所以居一二之間而參焉。萬物受之以立命。故謂之中。以其居一二之間。所以負陰於後而抱陽於前。適當交會之際。無偏者也。故沖氣以爲和。自有生之初則然矣。中者和之中。和者中之達。而中存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先。和見於喜怒哀樂既發之際。中以立本。及其發也。偏則知反。自然適

中相濟而和夫人心惟危離正位之乎旁繫於境而生則危矣既非成位乎其中而常繫於境斯爲物之所役物侵吾舍而爲之主由是動無非物矣夫動無非我則治動無非物則亂爲物役而不悟莫能勝物則動爲物之所移故喜則毗陽怒則毗陰樂則陽溢哀則陰損喜怒哀樂由物而不由中客乃爲主主反爲役則何以不至於乖戾哉既失其和中不得主亦復何養聖人獨見至理故中爲正位得主有常物乃旁應經而不處定乎內外之分物莫能移故止則其

位常中發則其情常和和以養中吉祥來止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所謂福者壽考康寧百順咸備是也而所謂能者亦不過保合太和恬養乎中而已堯舜之世和三事以養民而躋之於仁壽彼仁壽者人皆有之特心有所累利害交和不能託不得已以養中此所以不終其天年達者觀之可太息也然則和以養中莫非恬愉之德聖人所以自養與所以善天下者均此道也

致養 附

坤之正位不唯歸藏抑又致養故順沖氣而出蟄則養以平和之味順沖氣而在蟄則養以中和之氣君火襲明於其間是謂成位乎其中在人則無思無為之時是也如龍蛇之蟄矣則同乎易故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夫無思則心還於太極而惟危之心為已復無為則身還於大象而大患之身為已藏達者於無思無為則洞照其已歸於太易而正位居體矣豈可復贅以人事唯順其自然還以大和養之

任其優游自適而已是謂備其天養

用艮附

龍蛇出蟄在天則續以君火變離之時在人則妄悉重光麗正之理離主向向則麗不知莫麗則背本忘歸而屬生滅是妄用艮艮主背背則止於止得其所止則復還乎君火之成位方無思無爲則是巳復正位不自見而拘縶之是謂先迷失道及有思有爲則是物交物則引之而向能知幾而用艮以止是謂後得主而有常

欽和 附

欽以致肅所以收放心和以達順所以若常性欽和雖未嘗相離要用各有所主當其用艮以背則主於欽及其居坤之正則主於和欽所以防其縱弛而麗着和所以順其安恬而自養居常則以和爲先遇變則以欽爲主久則思不出位而無變矣唯以和爲貴此三事所以尚和焉

利用

正位居體恬養有素於是用坎以照則内明朝澈而

又仰觀俯察以縱精神任其四達並流巳則莫麗而復正位習慣自然則斡旋妙用舉皆在我所以超形數而運形數雖周流六虛曾不出吾之全體無復裂爲一境麗有方而徇私巳則在無爲常無在在爲常有而均爲無矣

得輿

水行莫如用舟陸行莫如用車舟車皆可以載人而人之所以行於世也水之勢最弱而舟所容之重雖萬斛必載非水獨能多力也是乘木舟虛而中虛之

位極尊焉虛者受之故虛勝之而輕雖萬斛之多猶不能以其至重壓其至弱者故水至弱必載之等於鴻毛而未嘗覺萬斛之爲重焉輿之載人猶舟輿坤德也坤之眞土位乎中虛故坤亦水載於兩儀之間亦未嘗覺其爲重也剝爛而滌除滌除極而碩果出在君子其象猶之得輿所乘者獨而承之者衆也夫大輿象坤民所任以載有德而在上者所謂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也輿非小人之所可乘是君子之器所以民載有德以卦言之一陽在上爲剝剝本乾

體坤承之也。一陽在下爲復。復乃乾元。坤藏之也。坤承之。故曰輿。見衆陰之戴己焉。坤藏之。其象雷。見衆陰之保己焉。戴己則其道之所以行。保己則其藏之所以密。一則獨往獨來而獨有者也。故爲衆之所宗。如此既不貳矣。衆陰戴之。故有得輿之象。

韓文公

悟固有淺深。悟有淺深者。由通爲無窮。通所無窮者。由藏於隱賾者多。隨所詣始能燭之也。通非智慮搜索之所及。徒事穿鑿。而理愈窒塞。祇所以害道。益遠。

猶庖丁之解牛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動刃甚微劃然
已解經肯綮且未嘗剏有大軱之窒礙乎致此者由
歸明恬養觸機緘而鍵自闢畜藏隱微處自然昭晰
矣聖人肇學於未有書契之先於至幽深處豈有簡
編可稽以資智慮特黃中內明觸類旁通則機發鍵
闢而盛德大業之所畜者雖陰陽之荒性命道德之
妙皆暴白於前斯爲顯道至如河洛圖書所示至隱
名義未立莫測所以聖人剖之而天地無餘機豈非
至明觸機而發則衆理自解乎孔子所以觸類而長

顏子所以聞一而知十皆含明既久每發於所觸之機故無所不通不如是則知一而不知二矣何以至於事無不通者哉內融自悟者初不因人因人而悟則悟而已猶未免肖其師之所尚由德未充於大一故莫能該通並貫而至於無餘蘊也唯自得則通悟兼之以自誠而明獨乎至機者盡也乃若自明而誠者正定於誠而無人偽處涵養俟其自通不當守其師之說以爲至而自畫又不當欲速而以私見小知臆探至隱能如是則與自誠而明者亦無以異誠明

所觸自見要歸則中有主以止而師之說皆外有正以行耶若止效其步趨動肖其師雖盡窮其步趨亦不過具體而微葢有肖其師則師居正位我不歸有極則動爲其所移所以肖之而細是當仁而避其師也求超其數而昧其旨者往往才歷門庭遂操其戈以矯其跡是背師也抑又非矣其要在定內外之分而已得主在我質正在外外必有正者是就有道而正焉者也中自得主不主於師而特以爲外正則盛德大業皆我固有觸類則通豈有餘蘊是眞其焉用其

師而師亦不得留吾之虛室矣若但肖其師之所尚豈能通貫如韓文公非不悟也而未能兼通觀其作雙鳥詩如日月難旋轍造化皆停留之語則固嘗有所悟矣然謂雙鳥海外來意以方外處之故未盡善葢塵機自在方中盡塵機與之漸漬而不繼始能超造化之外而役造化又豈專在方外也至於大法失九疇以至孔丘不為丘若爾則是孔子無所用於二子之間也一何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哉由孔子之道則又將使日月得天而久照四時變化而久成

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於以旋日月之斡運造化之機何至於其斡停其機而已哉月月難旋斡造化皆停留特聖人能止徤之一事耳止而畜之天地爲大至於運而畜之則天地爲小矣聖道至此爲不可量噫大一之道乃旋天地者也聖人全之見於妙用則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而未嘗驚暴人之耳目彼雖食牛盈千飲海至竭自聖道觀之猶爲未正也怪力亂神聖人所不語豈以此矜耀哉文公自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是以孔子自居也於孔子之道猶略

不知況敢望他人之知乎安孔子自謂知我者其天也孔子之門下學爲詳要以扶世立教上達本也下學末也末自本而出者也末既旁備與本貫通而無一舛迕者非甚有本能若是乎人狃於下學而莫察其上達安其謂孔子由於方中而已不知其無不曲盡也蓋上達隱而下學顯隱顯常相勝顯者彰則隱者微顯者蔽之則隱者自祕諒非大目不能見也所以非天不能知以下學雖知識猶可及其大略如上達非黄中通理者不能察蓋不自見則不能見孔子

之道當時雖無行而不與二三子然猶疑其隱也黃中通理者鮮矣不知孔子況去聖人之世若此其遠乎上達之學尤貴元玄通乃可以詣是有言無言有情無情至幽至深至纖至悉無不洞徹始不疑其所行體太易而能用之獨有而不墮其術中不然則小智間間矣何足以悟大方之元玄同哉

上下經

易兼三才天統在乾地統在坤人統在艮上經首乾與坤則下經宜首艮矣下經不首艮乃濟以兑而首

咸然則下經首咸則上經宜首泰矣上經不首泰者以明天地定位故也下經不首艮而首咸者以明天地定位則山澤通氣故也天地非不交而主於辨故先定位人道非不辨而主於交故先通氣咸雖通氣而主於辨故止而說其交也以止爲主則辨在其中矣夫少男少女之相感常人之情必至於男女相說而咸獨全感應之道者不見可說也故咸之象其要在咸其脢謂不見也夫動則說而主於止見可欲乃說而主於不見是其所以爲咸咸以無心感也心有

眼則見可說咸舉無是也夫然後和其交也以止爲主則和而不流斯無惡於交矣是善交者也

積習

聖人觀身於艮觀心於復而見身心之本自然不貳天下同歸不事脩習故不習之說見於坤由地道之光灼見正位之體也至於初學汨於外照明未嘗歸則未得其門而先廢脩習唯知誦紙上語而以知識解析往往智者過之恃聰明以躐論極致曾不悟其爲聞彼見彼口似而心非何足以爲聰明哉聖人洗

心藏密之道遂爲虛設而學亦徒爲空言聖人於是即二卦之爻備載人道之端夫往而未嘗不復者天理也復之而復者人事也動而未嘗不止者天理也止之而止者人事也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而象曰以脩身艮之初六曰艮其趾利永正而象曰未失正葢接事之初身旣外向已非大方必資調習挽使之歸以復乎正位復貴復之於初以其出未遠止貴止之於初以其趾方動此復好先而貴早復漸染滋久則難爲功此復也止也皆在於其初逆不離本

宗天光内融虛室生白然後反諸自然歸乎不習蓋離趨明而自向坎求歸而必習水火之性然也非習明入地中爲明夷而明夷則以襲明爲尚務晦而已終非坎之内明也故坎貴習人之爲人唯用離之明外照而已未有能歸其明以求復其初能歸其明而反照焉始全坎之德明旣復於中則地道之光斯全中旣朗澈彼不得遁則不疑其所行至此則又何事於習如是始名黃中通理正位居體也夫明歸而物去則室虛明往而物入則茅塞而理義未澈用智慮

而強以求通不能去懷而塡乎胸次亦爲翳也此所以有迷悟堯舜以來相傳者中卽是正位居體大道既隱人持私見規求速效踵躡其跡而失其心於是名存實去慕其執中爲無過若子莫之執中徒歆羨而竊取之也雖已非中然猶見於力行歸於小成特昧全體而戾聖域有害大道尚足以賢於人德又下衰流於言語變爲文章之流凡所陳者既非性之所自得亦非取之而強行特藻繪文采以襲誦說之空言務鏗鏘粲爛以求悅人之耳目而已嗚呼背馳至

此天地之心何由而見堯舜之治何由而致雖不可以立我烝民莫非爾極而欲望可封之俗成康頑之習格豈不難哉然則爲堯舜之罪人者子莫之徒也爲子莫之罪人者文章之流也極者皇之正位正位之體爲正體在易爲大象在人爲本身故所謂脩身者脩此而已不遠復則復正位斯不裂其全體此外無他學也荀子曰併一而不貳所以成積也積者積習也時習而非一日也謂欲併一而不貳則安尊積習也尊積習在併一而不貳亦猶復之而復所以爲

脩身也習併一者蓋所以習歸其明詩曰學有緝熙於光明惟習歸其明則坎離乃始迭用不偏廢坎而清明在躬無間不用而虧損斯爲緝熙夫是之謂學是則方當緝熙於光明則不可以無學方當併一而不貳則不可以無習方當不遠復則不可以無脩三者之名不同而其實一也所謂學也脩也習也唯此而已矣餘雖兀兀窮年貪多務得非不學也不得其道徒耗精神無補於得故存積習之說以資入道之門焉噫文中子被夫子之德謂過於天地父毋蓋天

地之覆載父毋之生育其德我安莫大矣然不能成我至德合太極以超形超數而運形數以與造物者遊若此者非天地父母所能及也況三極必待聖道然後立一或舛迕則天地先罹其禍上悖日月之光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喘蠕之羣肖翹之物皆失其性苟得其道則若有夏先後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曁鳥獸魚鼈咸若聖道失則害如此聖道得則利如此曷可騁聰明矜智慮未歸有極而輕議聖道貽禍於高厚與天下後世哉夫

以小知而探大道相差遠甚矣翅用管窺天以蠡測海一失其旨遂壞大法既以自誤又以誤人於以釋經則開明之學蔽於朦瞽於以作人則中林之材廢爲薪蒸於以感召則天反時地反物矣聖道三靈所賴是治亂之原非細事也苟不見焉不可強見而使三靈皆遠其理豈特失所以財成輔相而已哉

一 明報

易無體是謂大象無形大象爲萬象之帝總括萬象於無方以圓鑑而閱萬象者也象足以盡易故直指

曰易者象也有象斯有類有類則各以類感亦各以類應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易之理也虛明併包均一圓鑑孰逃其所鑑哉聖人因象類感通以麗鑑中而化出萬狀其應如形之召影人之所作其報也緣類而應理亦無二故闡是理因民之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夫不貳者生物之大本也在人唯中行獨復者至焉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獨則超出對代何報之足云中行則成德爲行行於默而成之之際所以歸不貳者也乃若民

行。特旁行而已。旁行而不流。則是併一而不貳。是乃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者。亦何異於中行。惟民之初。均出大本。天下同歸。歸而一致。本不貳矣。柰何汨於自狥。遂分彼已。向之同歸一致者。已罔而失本宗。動皆旁行而流。是終不知反以趨於惟精惟一。則貳矣。貳則裂其全體。而墮形數。動有禍福。為失得之報。斯可畏矣。安得不救之哉。聖人所以因貳而濟之也。旁行而流。則將殞於深淵。濟之者使登於岸耳。謂惟精惟一。復歸於不貳。向之罔於同歸一致者。今已釋然

而悟斯獨復而超形數則不墮失得之報矣此天機也其機密庸聖人急於救人故不免彰其隱也失得之報冥冥之中固未必無司之者天命有德天討有罪人實代天則在天定有司之者矣聖人尤探其賾乃略此而不論顧其要乃在於以類而感故易於彰往察來之後發明是理夫生生之易是為象帝以順萬象之感故類感而萬物化生以類感焉故往者乃彰而來者遂察無形之中微顯於冥冥而歷渾已定闡幽於昭昭而貌像斯著以薰感則薰應以禽感則

猶應。如是斯爲造物。如是亦爲鬼神矣。然則民行之失得。爲之於顯明。格之於幽漠。其感其應。緣類而至。無毫釐之差。何以異此。故謂之報。猶響答也。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而其報又因其所作。洪纖厚薄。率稱是焉。惠迪而吉。從逆而凶。惟影響耳。何必歸諸司是者。然後可知也。聖人以易之象類感應明失得之報。誠知言矣。所作既以類報。而禍福倚伏。亦遞爲報。是墮此數。則麗對代。所不可脫。雖得之報。在人以爲善。然亦無往不復。猶晝夜相承。試自省其所造。儻未足

以超此數正當以爲大戒然則世之所謂大賢者皆未足以超出而免此姑就得之報耳唯大聖藏密德全大一身心不貳爲超形越數而用形數則上與造物者遊始無此患先得後失序也易多言失得失尤可畏是以先之所以示戒也賢者善擇避失而規得曾不悉此正唯阿耳遠者觀之相去幾何居得之報則泰之時也而泰當慮城復於隍是天下之理無平不陂其勢然也則失之報豈不繼之何從而免哉聖學可尚者以能超形越數同乎造物遂脫此耳

守微

孟子戒以燕伐燕正以當時之君地醜德齊莫能相尚既非得常勝之道爲有德不可敵者又非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有以出其右特尚權謀以詭詐相傾要亦較勝負於幸不幸之間耳盛時則不然舜敷德而苗格文脩教而崇降湯躋聖欽布昭者聖武有聖德自稱者有道當時輔佐亦皆同德之人故聿求元聖既獲仁人於是以有道攻無道以至仁伐至不仁此其所以屈人兵於奉辭罰罪乃先勝於師出有名

之際而不專在行陣間也詩書所載時有濶略能叙其君臣之美而簡其所以致是者黃石公書正傳是道推是亦可以兼知前聖之所得矣其言曰莫不貪強鮮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聖人存之動應事機舒之彌四海卷之不盈懷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敵國服此誠深得大一所以獨往獨來卷舒自如之能事而亦足以發明前世聖人之所以聖有道者之所以有道者也老子曰朴雖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微固搏之不

得然莫顯乎是信能守之而勿怠則不失所謂至尊至貴者夫然後眞君足以高天下眞宰足以制萬物是以力旋天地莫覩其健威服海内不名以武在易之師謂之長子以其一也一則不貳武王所以無貳爾心而以之勝商長子擅眞一之妙用其藏也至密混淪於希夷之表其用也至利充塞乎宇宙之内萬物莫不尊四方無不服天下之林林者本吾一體而分無非赤子而皆日用吾之善貸者故咸宗於我是以仰之若父母率其子弟攻其父母生民以來未有

能濟尚何於方下較也追浸失滋道專事權詐猶未忘本天方扶漢而排楚黃石眞人預遺孺子以書使爲帝王師其要可以發明帝王之蘊而見前聖後聖其揆則一必至明道斯爲父母神武不殺以服天下登事區區權詐而以是用兵爭強哉是道也他人不能知而高祖獨超詣卽言下而已判然豈非天授遠追前聖之盛而得是道者適當二五之大人歟終以守徽之功潛挫項王之強方項王失龍且之後固知事去思一挑戰以決雌雄高祖以不鬬力屈之則項

王之強已無所施矣觀其逆知未然動應事機皆出守微之效嗚呼此道自成康以後浸不復明於在上之人更數百年民被荼毒其禍以燼至是天厭禍而欲平治天下故眞人授書則與河出圖洛出書奚以異哉漢祖深探其賾所以獨追三代之隆人知因時特起以布衣提三尺劍而有天下終四百年之盛曾不知其所自來因爲守微說以明之

子房

楊子謂張子房之智而史氏以爲無智名觀子房爲

漢謀臣運籌決勝，舉無遺策，可謂智矣。史氏謂無智名，豈未知子房邪？曰：非也。夫謀出千慮而有得焉，此智也。子房於幾微之際，悉猶目擊，嘗事千慮也。借筯食項，躡足於應接之間，不越於須臾之久，而大疑立判，機沉冥冥，總然自契。就使謀夫極竭毣毣之思，不能至是。後之人才得一謀臣，遽比之子房，是知子房之智而不知其已進無智之妙。若子房者，靈府朝澈，心如鑑，事如物，對之而自呈，雖深情厚貌，非可測究者，皆不能遁也。所以然者，真得黃石守微之道者，

也聖人存之動應事機此其所以爲子房也然則漢之興楚之亡非判於垓下已判於下邳橋上天將啓漢祚眞人之授孺子其旨意已有所在矣漢高獨洞曉是應天運而天誘其衷則黃石之道傳之當其人爲足以濟世矣高祖旣進乎是於是在在處處神物護持穹蒼保輔瑞氣爲龍凝結庇覆天之眷佑若此豈人力所能敵哉方子房與高祖相遇於留而天以子房遺漢明良相遇豈偶然哉嗚呼今黃石公書行於世更歷之時久矣而此道未明良可惜也叙七書

者不冠此於首使輝映六經而亦無證其失則世無于房者幾年矣區區謀臣而欲比之非其倫矣

題忘筌集後

聖繼之傳於世者其道有二不爲指南即是良藥非空言而已也知洪範自五行而生五事而五事則由思睿以至作聖既作聖矣斯可以道觀盡而歸於皇極然後自皇極而用三德以經世此所謂指南也作聖之人是安已得皇極之道然猶未者誠以人者有心必待制之以禮故欽用五事以禮制之始思不出

位則明睿而作聖正藉人事以勝之殊非成能而無所待者也其功效相遼則聖之與庸不同日而語而有極則人人會歸無間於聖庸既人人會歸而中庸之德夫子以爲民鮮久矣何哉蓋心本無心悉位皇極柰何人持私見溺於所偏從而繫焉以生人心營營百慮不復知反爲皇極之疵病者動必有之天下同歸自然成位不事脩習但灼見至理滌除疵病有足皆至所謂疵病者兩端之際私見取捨而有好惡則有偏黨有偏黨則反側而背皇極矣既背皇極罔

於所詣唯執私見有我而已難治之疾也洪範所陳德之至者不事脩爲特去乎致疾者無作好惡則是已疾之良藥也既曰天下同歸亦何事彝倫之序以爲指南蓋此爲德之至而不可有加矣乃反簡易若此自非明睿作聖而驟語之猶井蛙之語海適足以駭觀聽而不之信空空然有大受者良不易得故叙彝倫致明睿然後語之則自明而誠者庶幾可待也洪範大法本天錫九疇而帝且訓於皇極之敷言宜天人之所師承豈當與文人之文爲一律若止務誦

憶解釋演繹綴緝爲辭章則是毀聖人有用之實學而附飾爲無用之虛文既非祖述之意且非美身之道欲優入聖域者豈得不以此爲大戒也

題明報篇

儒者貌欽孔子心許釋氏正以爲儒者之學止於擴言語爲辭華所規者拾靑紫耳孔門實學初未嘗經意宫牆數仞難得其門徒用智慮妄意窺測蹤取極深研幾之語以事空文則智豈足以知聖人宜乎號爲方士之士追景迫桑榆倦飛思還當質所歸既以

孔子爲不足以盡此則必轉而之彼勢使然也深悼惋之今以平生忝歷聖域者悉剝爲一書以發聖人之隱而生生之謂易者坦然可詣如明報之說乃孔子以濟民行者要之吾儒最不可不知惟知百爲皆麗此數雖大賢亦卒不免則知求聖人所以超形越數不墮失得之報正位居體以復歸乎無體之易則諸篇之曲盡此者自然游心而期精一矣無慮貌異學者逃墨逃楊而識所宗況儒釋二家歸宿相似設施相遠故功用全殊此雖運動樞極財成天地終不

駭異而三靈被德以彼所長施於中國下越冠冕之胡決非所宜儒者當詣皇極而世乃反一無跡而超形越數何至甘爲弁髦哉

安正忘筌下卷終